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韓 上進

啓

謝制科啓

賀吳副樞啓

謝館職啓

荅曾學士啓

密州謝執政啓

謝監司薦舉啓

賀呂副樞啓

荅陳齊郎啓

登州謝兩府啓

賀楊龍圖啓

荅許狀元啓

賀韓丞相啓

賀歐陽少卿致仕啓

荅楊屯田啓

徐州謝兩府啓

賀趙大資致仕啓

賀文太尉啓

謝中書舍人啓

謝翰林學士啓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自大理寺丞吳育中第三等之後歷寶元慶曆皇祐嘉祐以來忽從佐縣擢與  
止公登嘉祐二年第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  
評刑公登嘉祐二年第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  
內自顧於無堪稟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  
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  
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  
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  
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  
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

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進士弊國史補云

大業中滋於正觀永徽之際諸紳士者終不為美其郡會謂之季場通稱謂之秀才不由進

謂之鄉貢得第謂之而進士互相難破謂之先輩俱捷

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

之題名大略也然浮薄之弊自昔患之魏晉中正之所以

為多蔽魏氏革命從尚書陳羣之議乃立九品官人之

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大小中正使之區別所愛人物定

則降下之然類多狹私意升降不公事見魏志惟是

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

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謹

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

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

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

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發人如嘉祐四年王輔之應制科亦入等監察御史裏是行言其无行朝罷之類事見馮紫已御史臺記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軼才不迨人少而取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

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預甄收然而志卑處  
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  
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

右軼啓伏審新政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  
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  
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  
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  
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  
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出左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新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其詩曰於祗宮臣問其詩而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祈招之惜二式昭  
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至於元  
左師觸龍語趙王而及長安之質  
齊齊請以長安君為質太后堅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  
曰老婦病足不得見久矣竊恐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無辜乎曰恃粥耳太后色稍解  
太后曰夫已憐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甚於長安君乎對曰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祭  
祀則祝之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祭  
位而不及今有功臣於國一且有一變長安君何自托  
於趙太后曰恣君之所使之於是遣長安君出質於齊  
乃出兵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  
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  
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  
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

顧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其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為虛名載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南史李承業集古公章疏為諫苑又唐二十卷以淵太子承乾太宗見大悅賜金十斤綰三百匹故公次韻朱光庭初夏時有陳苑習方續承業之句

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陽城傳云德宗召拜城起播紳想見風采况與草莽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紛二詩細帝益厭苦而城寔聞得失且執猶未肯言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吳副樞啓

名育字春卿建州人慶曆五年知開封府拜樞密副使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  
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  
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  
兵權於禁密傳聞四海歡喜一詞伏惟其官機略足以  
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  
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  
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  
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  
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  
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  
言不能勝

荅許狀元啓

名安世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所挾持富貴之來豈能  
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  
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  
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  
下士旣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苟非素與  
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  
承賤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  
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兆璽憑几尚不忘於選  
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之悲  
事見上注臣子之心遠迹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  
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謹啓

謝館職啓

墓誌云治平二年公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

翰林宰相限以近刻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覲  
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  
冠育才之地非一而策府處其最高穆大子傳曰羣王山先王之所謂策  
府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王璵璠難得而  
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梗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  
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  
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天至八年成都何諫  
河南富弼景祐元年建州吳育泉州蘇紳應天張方平  
寶元元年雲州田況慶曆二年杭州錢明逸錢顗張洙  
祐元年蘇州吳奎嘉祐二年越州王介并公兄弟共十  
陳舜俞和州錢藻嘉祐六年衢州王介并公兄弟共十  
有五人  
其志莫不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得遭遇其時言聽

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

山之固

惟南王安陳伐南越書云傳之子孫施之也

大則欲

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

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

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

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

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

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

任之懼載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孝師心而

無法

莊子見

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

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

墓誌云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疾時

以示

文忠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

所為子周文忠門下士也乃賓公第二復以不知滿溢

春秋對義居第一士聞其辭不厭又乃信伏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

求其為愚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

名挂於深文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為中元節不過知府斤罰銅八斤乃太守陳希亮公

按所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

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

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

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

力辭而不就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

斯民仁為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來多聞故

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

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

韓終字子華神道碑云熙寧二年夏羌人大入慶州境我掠賊千餘

自請行遂爲陝西宣撫使治兵衛延使偏將神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拓寧開光諸帳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右執啓伏審誕膺冊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

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見賈誼治安策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

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

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

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疊疊申伯之

望崧高詩疊疊由伯王績之堂堂漢相之風王商傳商代康爵爲

絕人成帝何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

木央廷中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出

入三朝險夷一節葛爾種羌之拒命慨言當宁以請行

威聲所加膾纖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度相度本傳憲宗

下度請身生督戰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淮西宣徐方

不回而召虎歸常武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還婦縱復遺

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疥癬齊國語去差既許越成將伐

圖而齊魯以爲憂夫豈足肥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

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破斧詩周

公而美周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

之之外後漢鄧禹傳赤眉西走共風禹乃入長安後以

無咎之非諸將要天下是望豈准一人即日邊微苦寒

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合曾學士塔

名孝寬曾公  
公亮子也

伏審祇奉詔恩榮升冊府允猷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  
懋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額俊之無才豈拔賢而  
待次賤如莘野猶為席上之珍遠若傳巖盡入鵠中之  
選而况圭璋之質近生閭閻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  
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儒術講明向  
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武子之請老左傳宣公  
十七年秋  
八月晉師潞潞武子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善教以  
類首鮮易者實多尔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是請老乃  
范武子今諸本皆作案少翁之最賢前漢韋元成字少翁  
子也  
文子疑傳寫之誤案少翁之最賢前漢韋元成字少翁  
子也  
李修父業其兄洪元成爲後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  
下生共矯賢令以元成爲後  
獨褒崇之盛典固將樂育於美材自顧庸虛獲聯齊舍  
忽捧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倦遊錄云歐陽文忠公在蔡州要乞致仕門生蔡承

梓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稱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誰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赴中神道碑云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清寧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代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輓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筵壘坊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

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

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

於未及之年

歐公掛冠時  
方六十有五

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

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  
得孰與昔多軼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  
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  
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名珪字推圭相州安陽人嘉祐三年拜平章事熙寧六年

自大名府復入相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共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擬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軼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謝執政啓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三日起上訖帶山負海號

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

莊子人阿拙為匠石見櫟社木

其大蔽牛匠石不顧弟子同之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

願治之衷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

精更化之懷如賦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汗

俗交游謂之陳人

莊子寓言篇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出

佐郡條荐更歲齋雖僅脫網羅之患

墓誌云公論事愈力王介甫愈恨師

史知非事者為知奏公過失勞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

言自稱乞外任州之通判杭州故有僅脫網羅之說

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

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

採之路重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

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筆策疲驚雖無望於功名庶

少逃於罪矣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荅楊屯田啓二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深  
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  
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劔外亟臨百里之間已是部  
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

之博哉

左傳齊景公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時

景公爲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居是邦蓋

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琚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

左傳哀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永以爲

好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喜

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

此語見劉向傳贊

謂將繼此而得見豈

意闕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

猷通敏學術深純

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為

令尹子木問焉子曰晉大夫與

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暫

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軼早以空疎加之衰病不緣曠官

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處之疎故臨

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已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為身災擠而去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

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居畏壘之山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所以然者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特矯世俗借之齒牙之南史謝眺表以才會舊孔闔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氏嘗令草名未立應共贊成軾敢不祇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無惜齒牙餘論

徐州謝兩符啓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洺上仍叨藩鎮之雄  
十年公自密州就差知河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  
中府未到任改知徐川要當東商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

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賦者才不逮人學非  
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近守符意請苟全  
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  
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收復求  
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鑛悍堅實費  
陶鎔之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垂策疲駑鐫  
磨朽鈍上酬天造次荅已知

賀呂副樞啓

名公弼中云  
夷簡子也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

史記以黜傳云淮南王謀反韓黜曰好直諫守節

死義難惑以非至如就丞相供如發蒙振落耳

汾



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楊綰字公權始輔政中書令郭

至音察散五之四其勝他開搏俎可以折衝晉晏平公使范

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使范

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使范

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曰歸謂

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曰善乎不出樽俎其樂

太師知之吾欲觀伐齊之謀孔子曰善乎不出樽俎其樂

間而折充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南齊維錄云折充者

言充車所以充突也欲攻已者折藜藿為之不採蓋前漢

饒上封事宣帝怒其非傍執金吾處以大逆不道諫大

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

國有忠臣藜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

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

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

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

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唐

宗貴云春秋之法推之不去藥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

瑕史家語衛靈公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子孫不肖反任之

其死以成子禮我死汝置屍痛下其子從之靈公弟而問焉

命之殯於父言吉公進薨伯玉而用之退子瑕而遠之孔

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人皆望於門

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史記平準書元封中官當食租衣稅

而巳今其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羊會曰臣願得

布傳聞如燬書至呂后大恚議擊匈奴焚會曰臣願得

十布日樊噲可斬也而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

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

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太資致仕啓名林字閑道備之西安人元

仕時年七十二退居于隱有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  
貴不為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  
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  
賢少有全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史記韓生說項羽都  
關中羽懷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錦夜行狐裘而羔袖者有之左傳襄公十四年  
右宰穀從而逃歸  
肅人將殺之辭曰余不洗初  
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  
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  
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公為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倖京師  
公鐵面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  
素號寬厚抗之無類  
梅史以比連公皆駢首為惡  
子弟相帥遁去五年朝廷以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  
惡黨相帥遁去五年朝廷以  
至蜀默為經略無勞閑暇如  
他日兵民晏然事見墓誌  
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

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

黎可之風

杜詩余亦師黎可身猶博渾寂樂乃僧黎坐

致喬松之壽

史記李斯傳云正與達磨世次相接王褒

王喬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其詳見乳泉賦注

軾荷知有素貪緣忘歸慕鸞鶴

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

莊子養生篇云鵲巢十步一啄

樊籠所以傾頌之素數寫莫窮

### 荅陳齋郎啓

伏審抵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馳書士友撻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飭是聞也非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幅巾藜杖願

為二老之風流

杜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

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

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熙寧六年拜司空建節判何陽徒判大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更夏聳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舉富貴而若無爵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丈人之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

之豚魚應劭音義曰三川今河南郡威加兩河之草木

謂何南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

臣良自擇秦滅韓良少未事韓道遇沛公於留侯封功

封良為留侯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尚父時維鷹揚

序波武王古注云尚  
父謂呂望涼佐也  
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  
虜係頸長纓終軍傳云軍自請願受長纓  
約東河公執  
流故道黃河舊自廣州東去過秦山下為禹故道元豐  
度禹故道間却自渭州行為北流潞公主回河之議欲令  
伯兒溝血志執子故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  
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載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  
心宜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放曠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文峰於海  
嶠鼓角清閑朱勝非丞相秀永閑居錄云登州城在赤  
山下海濤中北行三百餘里有山曰駝峯

島每歲解魚巡按一負額十兵往戌四月一日起八月  
初乃歸云北島與虜前川界相近故也方守戌時賊基  
日率平安火沙門島應之賊內鼓角門又應之城之東  
北隅有樓名賓日四月間見日出最早子嘗觀之日將  
出海波皆紅洶湧有聲又青霞對起雲日間頃定日輪  
果從二霞中出蘇軾子瞻知州日謝二府啓云賓出口  
於要護山川炳煥傳夕烽於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  
海嶠鼓角清閑蓋謂此也

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

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

特借齒牙南史謝朓好獎人才曾著升監未為時知孔

士子志名未立應共曲成羽翼張良傳高帝楚歌曰

翼成毋惜齒牙餘論絕四每載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鉛少荅非

常之遇息踪補剝莊子大宗師篇意而子謂許由曰庸

以隨先王成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右賦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周  
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  
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  
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左傳晉以  
軍於是晉國之盜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禹崔琰進而  
稱善人不善人遠矣善人在上則國無倖人崔琰進而  
廉儉成風三國志魏毛玠傳玠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  
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  
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自爲哉楊綰用而淫侈改度本傳云綰始輔政  
治吾後何爲哉楊綰用而淫侈改度御史中丞崔寬本  
京兆尹魏瓘別墅地觀堂皇爲當用第一即日遣人毀之  
令郭子儀在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誠國是之  
散五之四他間風棄然自化者不可勝紀誠國是之  
先定新字曰叔教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  
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  
无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无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土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雖民  
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困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雖民  
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傳馬棧者必先其直管子

雜篇云成公觀於既問既吏曰既何事最難既吏未對  
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園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  
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曲木亦毋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毋所施矣房元齡注云

君子用則小人退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

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

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

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索雋良將使士知向方民

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

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史記韓非流難

也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  
矣溝中不顧於青黃莊子外篇云百年之木破為犧樽  
矣溝中不顧於青黃莊子外篇云百年之木破為犧樽

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  
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驟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  
出優恩荐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  
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卿  
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  
無歸特借寵光以觀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

直道而行恐

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  
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啓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內自顧於衰  
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復與英遊此蓋伏遇某官  
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

後與兄

靖西數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品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  
題由是設南俗有月旦評  
上事見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遑遽移書之見  
及其為感佩難盡敷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七

蘇軾集卷之二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巨郎 曉 上進

啓

荅試館職人啓

荅李寶文啓

荅王欽臣啓

荅彭舍人啓

謝賈朝奉啓

賀范端明啓

荅范端明啓

杭州謝執政啓

荅杭州交代啓

荅莫提刑啓

賀林待制啓

謝起居舍人啓

賀曾舍人啓

回喬舍人啓

賀孫樞密啓

謝惠生日詩啓

求婚啓二

荅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

此出李尋傳玉堂乃殿名而待詔者有直房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又汚

玉堂之在又班固

太常寺飛白書玉堂之房以賜蘇易

史宮有五堂殿

班固西都賦云又有天祿閣

簡方觀筆陣校文天祿

典籍之府三輔故事曰天祿閣

在大殿北以閣秘書又揚雄傳云雄校書於天祿閣遂秀儒林黨交增華搢紳共

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

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

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

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

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

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晉衛玠傳玠與王湛相見淳謂謝鯉曰昔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旨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三國脩

齊王芳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晉司空張華見左太  
年号之流也使讀之皆盡而有餘又而更新於得士之喜非  
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我敢私試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  
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

哲宗元祐四年冬十月戊申翰林  
李士蘇撤奏神宗御集五十卷

又四十卷皆所賜手札言攻守秘計為別  
集不許頒行且請依故事於西清建閣以  
藏乃詔御集  
藏於寶文閣

伏審祗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  
絡提封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注曰河裔  
括地象云岷山之地上為井絡言岷山為東井  
維岷山之精上為井絡言岷山為東井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  
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暗然而

日彰中庸云君子之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揚子云  
而益深則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  
之而益遠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載倦  
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  
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

伏審祇奉明綸特膺異選以高才望策府

穆天子傳云

長胫千黑水之西胄黑水至羣玉之山先王之所策府注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策府古藏書策之府所謂藏之名山也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

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

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

後漢胡廣傳廣字伯始

章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

前漢

張安世傳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募求得書以相校无所遺失上奇其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末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荅彭舍人啓

名汝燭字資深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奉進士第一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

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神宗元豐

間詔舊唐六典以定官制使三省六曹臺省寺監各專其任先以階換官日爲寄祿唯當職者任此官故其名

正然而憲臺省閣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

惟此六押之任職官分紀云中書舍人故要須二者之

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

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

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



之淵源重仲舒資其師交淵文列傳班之伯仲後漢文苑傳殺

傳大將軍賢憲以毅為司馬班固為自期甚厚所得寔

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

汝礪墓誌云當除監察御史裏行言王中正李憲用兵

廣西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室禍亂之事神宗初

勅同間復言帝卒為之改容粵從言動之司壘掌絲綸

之美璫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為後

日棟梁之用載備負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

荅函封之辱其為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挈去國蓋二十年側聞

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太平廣記云董仲舒墓門

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三國志魏武紀

馬廣語訛為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三國志魏武紀

云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至後儀治雖陽渠遺使以大  
牢祀故太尉橋元褒賞令載公祀文曰又承從容約誓  
之言短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  
過三步履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  
肯為此宜遊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賢之恩敢懷盡歸  
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巨譚新論曰雍門  
曰千秋萬載外墳墓生荆棘孤鬼穴其中樵兒牧子躑  
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淒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  
此乎孟嘗君謂然兩露既滯空引太行之望并州參軍  
太息孟嘗君謂然兩露既滯空引太行之望并州參軍  
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顧見白雲飛去豈謂通  
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後乃得去豈謂通  
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  
閭之耆舊自嗟來暮後漢廉范傳云廉叔不聞校薤之  
規後漢任棠傳云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  
昇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蘇其微意  
民父曰棠是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蘇其微意  
吾擊門也孤也歎息而還  
尚意神交文照神交惟我

與特致生芻之奠後漢徐緝傳郭林宗有母憂緝往弔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父老感歎

云乎生芻一東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之喪既除喪而

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後

練冠侍于廟垂涕洟乃毀范傳范迂蜀郡太守成都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無懦今五袴作字協韻則護反仲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范鎮蜀公墓誌云韓維上言公在繼有論奏仁宗朝首開建端之議其後大臣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悉以公十九疏上之道拜端明殿李十

右執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秘殿之嚴實遂安車

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

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秋傳

云千秋為高朝寢邸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之千

秋上急變貳太子寃武帝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

公獨明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

其不然知我絕口不言丙吉傳云吉為人深厚不伐善偉事發

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

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國語衛

以九十有五猶曰歲歲敬於國曰無我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

有青蒲之言史州傳元帝欲易太子丹伏青蒲上涕泣而諫太子由是遂為嗣尚在金

膝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

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內史記萬石君石奮傳奮少子慶為

聞之不食慶肉担請罪萬石君趨至家君相乞言授三

責自後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君相乞言授三

老之几杖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卿正

作元龜載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荅范端明啓

伏審參替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  
度施及無窮摺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  
壯觀自我元臣蜀公欲造新樂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  
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  
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崇下太常詔三省侍從  
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也事見墓  
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  
雖喜三雍之成光武中元元年初起明旋致五胡之亂  
晉自惠帝以來五平陳之後粗獲雅音隋書音樂志云  
胡亂華事見載記  
獲宋齊舊樂置清商院以管之求陳大梁今蔡子元  
子普明後居其職由是牛洪姚察等更共詳定雅樂天  
寶之中遂雜胡部太平廣記云唐之法曲雖失雅音然  
本諸夏之聲故歷朝行焉天寶十三  
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道喪久矣孰能起之  
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

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

四朝之舊德

范公自朝擢進士第仁宗

英宗神宗至四朝

恭惟致政端明文文耄期稱道射見

義直諒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

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

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故所傳止五

篇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捷為郡前漢禮樂志成帝時

捷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就上宜與辟雍設庠序與孔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

議會向病卒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

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

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  
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  
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微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  
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  
始終拍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  
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茲容獄市敢師齊  
相之言事並見上注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荅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  
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病卧治之所卧治見史記  
傳蒙成坐嘯之餘蒙成見韓宣傳顧此鈍頑實爲忝冒  
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

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  
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荅莫提刑啓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刺煩獄市豈堪老病  
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  
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  
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崇忠厚之風抑以  
增衰朽之重其爲感忭未易名言

賀林待制啓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  
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交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  
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惻惻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王公曰安靜之吏惻惻  
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褒城令劉方吏人同  
聲謂之不繁矣未有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為三館之  
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  
榆軼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為賀鄙志莫宣

謝起居舍人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微物起於賤所付以名藩牧養疲  
民曾未施於薄效跡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  
功不可微職既崇則責尤為重顧懇辭之不獲念圖報  
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恭以某官德惟樂善志務  
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賁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第增愧  
慚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

賀曾舍人啓

顯膺帝命榮進掖垣

事見注

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

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

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

觀志徐起傳或問盧欽徐公當

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

不致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

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徐公之有常也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此蓋某官

舍人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紹父兄之業早

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

神宗山陵

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

粃在前之歎

晉書孫綽性通率好談調嘗語習鑿齒曰

數在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人之

慶感林之素寫述奚周

回喬舍人啓

軾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  
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  
將廢也取所後而遺所先用捨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  
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自光武褒卓茂札嚴光以激  
勵名節故其末年如李固杜  
喬陳蕃范滂之徒皆能  
抗顏高議視死如歸學術浮夸則西晉無可用之士  
自何晏王衍輩宗尚老莊專事夸誕故一時士  
大夫皆枵然有蓋世之虛名无經濟之大畧興言及  
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才  
眷言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  
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  
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

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流問深認撫謙顧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充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明

寺廟王命仲山甫指之邦國若否氣備孟軻之剛大

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

備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南開太宗嘗曰楊帝不擇

不敢南賢刺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張敞尹京公義益

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勲惟時運籌

既壯王猷之塞竚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某限以郡符

阻趨牆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謝惠生日詩答

伏蒙某官以軾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  
衮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詩大  
人占之維維維羅男子六之祥蓋占夢也喜獲嘉言而弟子廢業我之篇史  
王哀父母既三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肯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發夢我之篇難忘求  
慕感佩之素數染莫周

求婚答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志門閭亦緣聲氣之同龜  
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女第二小娘子慶闈擢秀豈  
獨衛公之五長晉史賈后傳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  
日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  
美而長白賈家種姑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因請荀  
荀勗並稱充文而軾第三子其駑質少文庶幾南容之  
之美乃定婚

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并于懷敷述罔既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

娶敢憑良妣往款高閣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

中生有蓬麻之陋荀子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祖風綿邈庶幾弓冶

之餘學記云良冶之子必學為其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

之愛女弟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籍

之付後漢列女傳曰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家

先多文籍傳傳有文籍傳情識之否婦曰昔士父賜書四千許

卷罔有存者今所識識載四百餘篇耳韓退之詩云中

郎有女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妻後從姑劉氏家

能傳業離有一女其有姿貌妹以獨嬌見今日仰緣風契抵聽俞音

大喜竟交凡姑

復見今日仰緣風契抵聽俞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八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日郎 權 上進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論時政狀

議學校貢舉狀

公墓誌云王介甫欲變更科舉神宗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

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遂即日召見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

奏准勅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



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  
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  
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  
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  
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  
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  
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  
道矣何必由學熙寧四年二月一日中書言古之取士  
皆本於學校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  
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  
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  
於天下則庶幾可復古且天下固當立學矣慶曆之間  
以為太平可待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詔立學於諸  
州府軍監除舊有學者餘並立學如舊  
李者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若州縣未至於今日  
能預備卿且就文宣王廟及僧官屋宇為學

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數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

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去封彌或欲罷經  
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時中書又言明經及諸科  
罷詩賦貼經墨義各占治一經兼以語孟每試四場初  
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其  
大略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  
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  
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  
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  
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  
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  
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  
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

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

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

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

名時號西崑體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

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

王發嚴十二篇終於國子監直講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

以經教授于家及為國子監直講李者從之甚衆世

孫先生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

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

數在唐如韓柳元白本朝如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

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

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

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  
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  
之美亦有貨賂公行權要請托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  
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唐制主司以通榜取  
所業或各奉所知往往多放私意以去取李德裕李紳  
長慶初錢徽典貢奉宗閔托所親於徽結于馬取士不以實宗  
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結于馬取士不以實宗  
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相磨軋凡四十  
年播紳之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設科舉人多出三路  
禍不能解經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矣曉義者又皆  
謂進士明經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矣曉義者又皆  
及李究也去以爲明經矣其餘皆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  
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  
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

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  
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  
不知其二也特願 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  
良黜庸回揔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 陛下與二三大  
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  
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  
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初何晏等祖述差莊王衍之  
夫皆以浮誕相尚卒使五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  
亂華元帝南渡見衍本傳教大晉之政至今爲笑王縉傳縉素奉佛晚節尤謹初  
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嚮之絲  
是禁中建內道場或與狹入冠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  
王經爲僕厭羣臣承風日以堙陵大晉代宗年號故孔子  
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  
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  
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弗  
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  
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  
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  
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梅福傳云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  
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  
然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  
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  
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  
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神宗雖是公議然卒

明經又諸科立新  
劉如王安石請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公攝開封府按官會  
上元有旨市浙燈遂上此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  
府推官臣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  
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  
是以臣每見同列臣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  
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  
踈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  
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  
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  
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  
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



餘蓋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經術勅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親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

二親謂皇太后高氏

高氏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

惡其軍實則如勿買其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買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令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渥然謫易生可不謹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幾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擅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此紛紛亦有以見 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歛之意或形於民當責已自求以消謗慝之口而臺官又勸 陛下以嚴刑擇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 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

於不惠之用蜀若留貯以待之絕之供故臣願 陛下

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

惟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減宗室後官法

世不絕其餘太祖之子太宗之子孫其後各封國公世

更不賜名按此實 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

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 陛下唯當痛自

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

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

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

憂李大亮都督涼州嘗有臺使見名鷹謂大亮獻之太

耶亮密表曰陛下絕域蠻夷久矣而使名鷹求鷹信陛下意

如此朕復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旋一

見大亮本傳 明皇遣使江南採鵠鵲梓州刺史倪若

水論之為反其使若水傳云初為汴州刺史元宗遣中  
田郊方委以此時捕禽與羽詔為國藥之玩道路之言  
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帝手詔褒答悉故所玩竊使  
人過而賜若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錢牙合  
水帛四十段蘇許公不奉詔司馬皇甫恂使蜀機取車錢市錦  
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司馬皇甫恂使蜀機取車錢市錦  
半臂琵琶捍撥錢牙合李德裕在  
使衙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貽軍費意李德裕在  
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一千匹德裕上疏  
極論亦為罷之德裕傳云教宗立後用无度詔浙西上  
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兩額詔半相議何以德裕  
不違詔旨不之軍與不報又詔索盤盤條綾千匹德裕  
後引李太亮半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  
秦邵之優詔為停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  
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  
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  
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

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

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公嘗有

召還再乞郡狀云當神宗時王安石新得政臣若

加附會進用可以必自推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

欺天負心欲與臣深淺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輝萬一

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輝萬一

狀此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元旨買燈四千餘言極論

新法不便則公所謂非職也若不敢亦臣之分也

言大於此者即萬言書是也

再論時政書

黨執之益堅故公既

上萬言書後復進此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

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之益

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

古聰明豪傑之主以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責如流改  
 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  
 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  
 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  
 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  
 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者哉書曰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  
 遣青苗使  
 行均輸法

下  
 五  
 等  
 戶  
 皆  
 輸  
 入  
 官  
 以  
 募  
 毀  
 天  
 行  
 均  
 輸  
 法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

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乃者上䟽論之詳矣而  
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  
雜然爭言其不便特韓魏公富鄭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章皆交章論列以至於臺  
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建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  
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  
品公曰器云介甫與呂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從言條例司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已自非見利忘義居之  
不疑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  
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  
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

賚實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

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

配而已熙寧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詔令諸路給散青苗

本意不問民間願與不願輒行追呼或即配

擾分抑諸路提點用以下領條估量查察如違即

止具官吏以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聞當議重行朝典兄臂之不可紵而勸以姑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

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

可試之三路熙寧二年九月四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

成此第却令諸路依此施行從之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以

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

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是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  
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  
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  
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  
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  
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  
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萬三千五百五十人為額  
今以三百人為額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萬三千五百五十人為額  
熙寧中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猛三十九指揮併為  
二十有以全都附隸者如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  
廢罷契丹撥入神騎而契丹直義罷有併營而增額併  
為十二指揮五千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  
揮以第四指揮併入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  
充驗存三指揮以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  
新進小生東軒筆錄云王荆公秉政宿德舊人論議不  
內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

者

即熙寧二年所置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

矣

熙寧三年五月十四日詔杭州洞霄宮求東華夫人

觀

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臺觀建州武夷宮台州崇道

隆

五岳觀太原府興安王廟今後並依舊山崇福宮

舒

州靈仙觀置管幹或拱舉官先是並依諸呂歷知

州

有真者不任職者令與閑局今增諸道負數示優恩

也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

舊

恩示不復用熙寧二年三月九日上與輔臣論科

及

十二月九日詔今後科場制利入第一等與館閣為非至

審

官院依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以陛下有

例

差遣厭薄其徒之害也今川事者又欲漸銷進士純取明經

雖

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

行

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

誦

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

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

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失業

而無所歸也史記儒林傳云陳涉之王也魯諸儒皆持

王也陳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

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

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

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

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虎翼軍

宗雍熙四年毀前司上鐵林改為衛司虎翼夫諂諛之人

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

苗錢條列司當言開封諸縣其有上樂出助役錢者宗神

三等願請以近曉達事理可知

嘗語姚崇曰近嘗詢諸開百姓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今  
出錢而復其身及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

皆不可信 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  
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  
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  
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 陛下官吏不亦難  
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  
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  
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  
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  
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  
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  
矣於是相爲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

本疏

傳云充專以誦稱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咸共  
矣之及氏毛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  
中詔從之胡資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惠之將  
之鎮問計於荀勗勗勉以結婚太二日統亦以為然  
而侍安論其言會京師大望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昏遂  
宮帝納其言會京師大望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昏遂  
不西行職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  
充居本職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  
不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  
以此觀陛下以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  
相率而逝耳豈特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  
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  
待誅殛